

徐则林

长篇



林则徐

长篇历史小说

穆 陶 著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第3号

林 则 徐
穆 陶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77千字
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0,300

ISBN 7—5329—1221—3

I·1078 定价 12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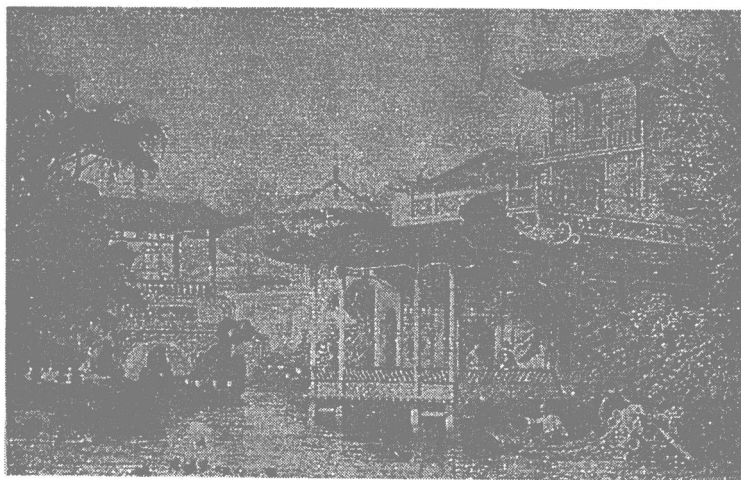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。它以史诗的笔触与气势，描写了我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，塑造了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崇高形象，展现了色彩缤纷的历史画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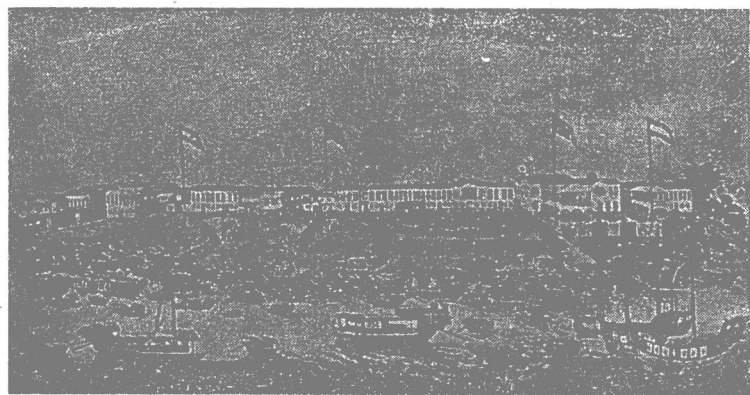
十九世纪中叶，国外鸦片大量输入中国，出现了白银外流、民物凋敝的严重危机。此时，朝廷上下，将相大臣，对鸦片“严禁”与“弛禁”之争尖锐复杂；南疆粤海，官商勾结，错节盘根，流毒浸淫，积重难返。林则徐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，以钦差大臣驰赴广州禁烟。他置个人祸福得失于不顾，惩治贪官，传讯洋商，复与充当鸦片商人后台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展开了严肃斗争，终至迫其缴出鸦片两万余箱，在虎门当众销毁。林则徐为国除害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和虎门销烟的空前壮举，震动了整个世界！但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并未结束：在林则徐还没有走完他探求真理、御侮救国的艰苦征程，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关键时刻，被降旨革职，流配新疆……

作品还塑造了道光帝、穆彰阿、邓廷桢、关天培、豫坤以及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·义律等众多历史人物形象，反映了封建清王朝闭关自守、腐朽落后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和历史悲剧，读后使人受到不忘国耻的历史启迪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熏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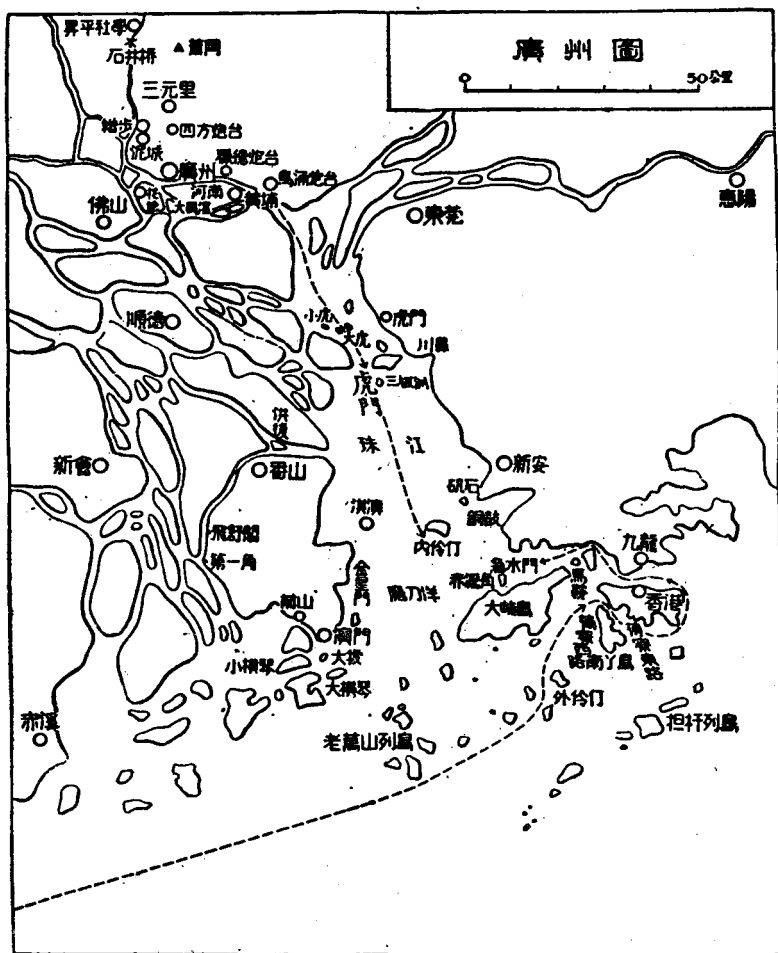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充满了苍凉悲壮之气、忧患爱国之情，具有深沉的艺术感染力。



鸦片战争时期广州行商的私人花园



鸦片战争时广州的十三行



鴉片戰爭時期廣州圖

为纪念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诞辰二百零九周年而作；并以此献给为维护祖国尊严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人们。

——作 者

自序

历史不可以做小说看，小说却可以做历史看。恩格斯就说过，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“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”。

曾经震动了世界、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鸦片战争，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了。岁月既久，那发了黄的史书上的字迹，也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因为这东西看来，远不如到“酒吧”、“夜总会”之类现代文明的场所去“过把瘾”、“潇洒走一回”来得舒服，所以就少有人注意了。然而，每当我翻开那历史的书页，就好像听见隆隆的炮声和悲愤的叹息；听见林则徐嘱咐他妻子家人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话音；也使我深深地思考：“鸦片”这东西，为什么会与人类命运连在了一起？“鸦片”是什么？是罂粟，是大烟，是毒品，是金钱，又是曾被人嗜之如命、缺一不可的“宝贝”！正是这样一种“宝贝”，与战争联系起来，演成了一场人类史上千古仅见的奇观和悲剧。这千古仅见的悲剧，竟偏偏发生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，其由天耶？其由人耶？难以究矣！我只记得，与鸦片战争同时代

的人类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，曾经引述过这样一段话：“鸦片贩卖者在腐蚀、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，还毒杀他们的身体；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，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，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。”这难道不是最深刻的悲剧吗？

历史应当是活着的。它不应该睡去，也不会睡去。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着，思索着，反省着，前进着……

在写这部小说的春夏秋冬的日子里，我一直这样地想着：倘若人人懂得人类文明的历史，懂得促使社会进步的爱心、良知和正义及其事业，从而人人懂得不但要爱自己，而且要爱他人，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，那么人世间的景象，就一定是光明和美丽的！

穆 陶

1994年旧历冬月识于爱吾庐

楔 子

茫茫旷野苍苍天穹，被夕照染得红晕晕的了。看那隐隐的山峦，铮铮的峰柱，却又甚是分明，仿佛透出一股冰凉，凝结了似的，凜然屹立在霭霭暮天中。

荒无人烟的古道上，三辆马拉的木车，在呻吟般的“轧轧”声中，疲惫地向前移动着。这是一条古驿道。因年代久远，石板路凹凹坑坑，不晓得是风雨造成的遗痕，还是古人留下的足迹。四野，烟尘蒙蒙，衰草连天，前途愈见荒凉了！

林则徐与夫人郑淑卿坐在车上，长子林汝舟手扶车辕。车行得越慢，车轮发出的声音越是沉重。似乎声声都从心上碾过，使人感到阵阵窒息、阵阵空落！

一程又一程……

长安的城阙渐渐远了。

“回去吧——”林则徐黯然地向着夫人又说了一句。郑淑卿两眼有些红肿，她怕听这句话，她怕车轮停下。她又唯恐自己愁思太重，车轮承受不了过量的负荷。无奈，车轮终于停下了。

林则徐回头看看，身后车上，聪儿、拱儿并坐在一起，那还没有脱尽童真和稚气的眼睛，呆呆地望着前方。再看舟儿，复看夫人，全家人都在身边。他心里蓦然激动起来，喊了一声：

“舟儿，拿笔来！”

汝舟被吓了一跳，可当他猜透是怎么回事之后，便压抑着伤感，走近父亲身旁：“谪戍途中哪来的笔墨？”

林则徐听了这话，略作沉思，看着汝舟道：“你现在是朝廷的词臣，不能随我同去戍所，也不要远送了，就同你母亲一起回去吧！我本想让你们母子四人都留在西安，但你母亲身体多病，你两个弟弟又小，难以照料。所以就让聪儿、拱儿随我去新疆，这样一可减轻你与你母亲的负担，二可减少我更多的挂念……”

林则徐说着就下了车，汝舟扶着母亲也下了车。郑夫人听林则徐这样说，越发忧伤，扑到聪儿、拱儿身前，攥住两个儿子的手不放，没说话就先流泪了。

林则徐走到夫人跟前道：“我想起了几句诗，你听听——‘出门一笑莫心哀，浩荡襟怀到处开，时事难从无过立，达官非自有生来’……”

这故意自我宽慰的话语，不但未能给郑夫人带来快慰，倒使她更难过了。她想起林则徐为了禁烟，在广州水土不服又加操劳，得了浑身的病……这一去伊犁，万里荒凉，还能活着回来吗？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，放声哭了！她边哭边说：“难道就没有个人能为你说句公道话吗！”

汝舟一边扶着母亲一边劝道：“王宰相为了救父亲，自缢殉难。现在，那些贪权保身的人谁还肯出来说话呢？”

父子二人正说着，忽听远处马蹄声响。抬头看去，但见来路上尘土飞扬，两匹快马霎时奔到跟前，两名壮士从马上跳了

下来。

“大人，我们特来请您回去！”

“什么？”林则徐惊愕中细看来人，却是林则徐在广州时为禁烟抗英招募的两名乡勇：一叫颜浩长，一叫陈·棠。

林则徐大为惊喜：“你俩怎么来了？”

“大人，我们是给您赎罪来的。”

“怎么？赎罪？”林则徐好像没有听明白。

“是呀，拿钱送给朝廷，给您赎罪！”

林则徐盯着颜浩长道：“这是谁的主意？”

“是大伙想出来的。”接着又详细叙说道：“自从得知您流配新疆以后，广州的士民百姓人人心里痛恨、难过。大家商量说，您在广州时为了抗英，曾经自己捐钱修造船炮，招募乡勇，如今您遭了不白之冤，我们就不能捐资为您赎罪吗？于是大家开始捐钱，并派人到京城去……”

林汝舟急忙问：“京里怎么样？皇上答应了吗？”

颜浩长道：“先是用钱买通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小舅子，他去找穆中堂，已经来了回音：穆中堂暗中答应，只要林大人愿意，他就能保证给您减刑，不用再去新疆受罪了！”

郑夫人听了，感激地道：“多谢你们了！不知需多少银子？”

陈棠道：“穆彰阿的小舅子说，得六十万两才成。现在已捐到五十万了，准备先给穆中堂送去。吏部和刑部那里，再另行打点……”

林则徐渐渐皱起了眉头：“是要向穆彰阿行贿？”

颜浩长低了头道：“想来想去，别无办法；为了您，我们乡勇弟兄们和广州的百姓，只能这样了……”

林则徐刚才见到颜、陈两人时的兴奋神态消失了。他慢慢转过身，面向南方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父老们，弟兄们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……”

只需林则徐一句话，或是向颜浩长点一点头，便可调转车马，往回走了。

“大人，我们一起往回走吧！”颜浩长和陈棠望着林则徐的脸说了这么一句，十三岁的拱儿立即高兴得叫了起来：

“好了，我们回去了！”

“胡说！”林则徐猛地转回身，声音含着感伤和愤慨，“你们想过没有？如果我可以用钱赎罪，我还会像今天这样吗？我林则徐平生最痛恨这个‘贿’字，你们却要我去行贿，去拿百姓的钱行贿！你们想过吗？”他像受了什么侮辱，脸上十分难看，呼吸也有些急促了。

颜浩长赶忙道：“大人，您就忍一下吧！若去新疆，怕是性命难保啊！”

“就是死在那里，我也不做这勾当！”林则徐浑身震颤不已，说完便向车辕走去，爬到了车上：“舟儿，与你母亲回去！我要走了……”

如从一场希望的梦中醒来，郑夫人重又跌入了离愁别恨的深渊。离别就在眼前，凝噎无语，心已冰凉。

汝舟让两个弟弟坐到父亲的车上去，自己赶忙来扶着母亲。

颜浩长和陈棠着急地上前紧紧抓住车辕：“大人，大人！您为什么一定要走？皇上辜负了您，您是冤枉的呀！”

“皇上负我，我不能负皇上、不能负国家！”林则徐说了这么一句，车轮便向前滚动了。

车走出老远，忽然又停了下来。林则徐回头向后望着，人们马上跑了过来。林则徐没有下车，只是叫了一声“浩长”，两眼看着颜浩长的脸，像有千言万语似的，道：“我有两句话，想

与你说。我的罪，将来自有公论，这是不能用钱来赎的；钱若是成了能买灵魂的东西，那国家就是白银遍地，也是没有希望的！你回去代我向百姓父老们致意，那五十万银两就捐给水师修造船炮吧。还有，若是打了胜仗，别忘了报个信儿给我，不管到什么时候……我……是不是还活着……”

颜浩长想说什么，喉咙已经哽咽了。林则徐望了一眼立在旁边被寒风吹得有些站立不稳的妻子，车又向前走了。

寒风中，一绺雪白的头发荡出车外，如吹散的蓬草在空中拂拂飘浮……

他觉得自己好像走在一方遥远而又古老的土地上，那缥缈的胡笳声，战马奔腾的古战场，万里荒漠的白骨冢……在眼前一一出现了！呵，是迎接我吗？好吧，我来了。寻找你们来了，寻找你们的灵魂来了。也许，我就要留在这里，与你们永远在一起……

他看到了与天相接的山峦，山巅积雪皑皑，闪着玉一般的白色寒光。他忽然一阵激动，仰头望着前方，张口嚅嚅地吟唱起来：

“天山万笏耸琼瑶，导我西行伴寂寥，我与山灵相对笑，满头晴雪共难消……”

聪儿哀伤地道：“爸爸，您别唱了！”

林则徐没有听见，声音愈益高起来：

“经文圆轮引轴长，车如高屋太昂藏，晚晴风定褰帷坐，似倚楼头看夕阳！”

“爸爸！你喉咙哑了，别唱了！”

他听见拱儿的声音，便不唱了。两眼望着拱儿，过了良久，说道：“拱儿，到后面车上去，从‘国’字号书箱里，把那本《左传》拿来！”

林则徐身后的一辆车上，装载着满满一车典籍，用二十个箱子盛着。为便于查检，每个书箱上都编号贴了标签，每个标签上写着一个字，二十个字连起来，凑成了这样一首诗：

东壁图书府，西园翰墨林，
诵诗闻国政，讲易见天心。

车停下，拱枢很快把一本杜注《春秋左传》拿了来，林则徐接过，问拱枢：“还记得出关前我写的那首诗吗？”

“记得……”小拱枢有些犹豫，因为当时他与母亲都在哭，他实在没有把父亲的诗完全记清楚。

“读来我听！”

“嗯，”拱枢一边想一边背诵：“力微任重久神疲，再竭衰庸定不支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趋避之……”

“读下去！还有呢？”

“爸爸，我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
林则徐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其实，只要你们记住这两句，也就够了。”说着，又把书打开，翻了一会儿，盯着一处道：“知道刚才你读的后两句诗的出典吗？”

拱枢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答不出；林则徐便转向聪彝照样问了一遍，聪彝道：“左传昭公四年，‘子产曰：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……’”他真不明白，在这般苦难时候，父亲为什么还要考问他们的功课，答得很不情愿。

“不错！不错！”林则徐眼里即时放出了亮光，高兴地道：“春秋时期，郑国大夫子产，立志治国养民，却受到诽谤打击，他毫不在意地说：‘这有什么不好？只要对国家有益，我的生和死就由它去吧！’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呀！”

他又沉思了一会儿，声音有些压抑地说道：

“为父这次流配新疆，不管将来如何，你俩都要记住这句话：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……”

夕阳落山了，周围暗了下来，霎时间云暗天低，乱雪飘飞，寒风刺骨，真是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。时下恰是农历八月，前无村镇，后无人烟，只能在旷野自炊过夜了。

深夜，两个儿子睡去以后，林则徐在帐内听那风雪摧折衰草的声音，心里不能平静。他走出帐外，动手燃起一簇篝火，默默地守候着、凝视着。渐渐地，他恍惚看见火光中，无数匹战马奔迸而出，中原大地，火光烛天；又见海涛掀天而起，隆隆炮声中，夷人的舰船被炸作碎片，飞上半空……

“还我长城！”

他突然大叫一声！睁眼看，一堆篝火残烬正余烟袅袅，飘向幽茫的夜空。

他用力扶着僵冷疼痛的双腿，慢慢站了起来。翘首远望，只见风吹雪飘，四野茫茫。唯有走来的路上，留下了一道曲曲弯弯的辙迹……

林则徐

1

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，疲倦地仰坐在太师椅上，眼皮下垂，面颊上的肌肉微微动着，不知是一种习惯性的痉挛，还是在咀嚼什么东西。

两名上前侍候的家人，刚叫了一声“老爷”，竟遭穆彰阿严厉喝斥，吓得倒退而出。他们到这时才发现，相爷今天有些反常。

这是一间书房，室内陈设虽然豪华，光线却不十分明亮。此刻已近黄昏，夕照从琐窗隙中透进来，使壁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显得有些苦涩朦胧。书房的结构颇有点奇巧，向里有一小门，通着内室，门里有门，室内有室，有如曲房幽宫，不失大学士相府气派。

此时穆彰阿觉得浑身酸软，越发有些难受起来。

“玉箫！”他烦躁地叫了一声。

内室中立即转出一个体态轻盈的女子，约有十八九岁的样子。她半低着头，轻轻走到穆彰阿跟前。